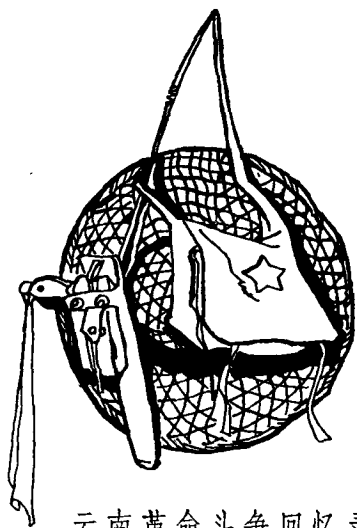


云南革命斗争回忆录之二



边纵武装斗争纪实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革命斗争回忆录之二

边纵武装斗争纪实

刘清 黄平 杨守笃 杨苏等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西天锡 李绍辉

封面设计：孟嘉福

边 纵 武 装 斗 争 纪 实

刘清 黄平 杨守笃 杨苏 等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字数：187,000

1981年6月第一版 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740

统一书号：3118·403 定价：0.61元

目 录

彝山星火

——弥勒西山游击斗争的片断……………彭肃非 整理(1)

忆罗盘区的武装斗争

……………刘 清 杨 江 王纲正 段一芳(53)

在滇西北安“家”……………黄 平(81)

罗渡特区解放斗争纪实……………王立政(102)

战斗在乌蒙山的一支游击队……………陈家震(122)

藏族骑兵队……………杨 苏(146)

学做地下交通员……………徐庆华(194)

回忆参加解放云南的最后一仗

……………杨守笃 张白林 王 建 王 沛(199)

大陆上的最后一仗

——周学义将军回忆进军滇南……………永 春 整理(218)

彝山星火

——弥勒西山游击斗争的片断

彭肃非 整理

建立根据地

一九四六年，云南省工委在南方局的指示下，为了配合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弥勒西山，长一百二十多华里，宽六十多里，崇山峻岭，树林茂密，地形险要。它的西面是云南的大动脉——滇越铁路，东面与路南圭山接壤，中间有一条公路干线。是通往昆明的要道。这里聚居着三万多阿细人，还有阿哲、撒尼（彝族支系）、苗、汉两万多人。阿细人是一个勤劳、勇敢、朴实的民族，尽管生活贫困，却没有一个人去当小偷，或者去做乞丐。用他们的话说：“穷得新鲜，饿得硬气。”由于共同的苦难，他们特别具有团结互助的精神。民国初年，阿细人就把一支王指挥官的队伍打得落花流水，那些枪枝都散落在民间；他们在农闲时组织狩猎。火药枪、长矛、刀叉等是必不可少的武器。

抗日战争时期，弥勒就有地下党领导抗日救亡工作。地下党组织还注意培养了一批阿细青年，他们在本民族中有

一定的威信。童绍尧是阿细人最先入党的一个党员，他已跟张黎在西山开始活动了。

一九四七年秋，西山老林郁郁葱葱，松涛阵阵。林间断续响起阿细人的伐木声，灌木丛里，姑娘采摘野生的鸡嗓子、杨梅、橄榄、火把果，准备上街换点盐巴和针线。一簇簇茅草盖的山寨，山一家，水一家，掩映在棕榈、竹林中。房前屋后的板栗噉嘴了，核桃成熟了，柿子红透了。鸡群在竹林中觅食，蜂阵在莽子地里采蜜。这一切，构成了山区一幅深秋的画面。

就在这时，从省城昆明先后来了二十多个大学生，有吕华民、芮克仁、赵尔康、赵大年、陈全、杨固、常炳文等同志。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奔来西山。看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留着各式各样的发型，操着各个地方的口音，个个细皮嫩肉，有的戴着斗笠，有的撑着雨伞，各人背个背包，艰难地穿行在羊肠小道上。“秋老虎”把他们折磨够了。

阿细人疑惑地望着这些“秀才”，互相议论着：

“他们是医生？”

“他们是老师？”

“他们是传教士？”……

总之，他们是罗吉（汉人）。彝家长期受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他们对这些罗吉是有戒备的。

“秀才”们找群众交朋友，他们走到地里，姑娘们一阵笑声，扭头跑了；他们来到伐木场，小伙子们低着头干自己的活。不管群众理不理，他们还是抢着去干活。

阿细人看在眼里，又议论开了：

“这些罗吉与众不同呀！”

“他们还吃疙瘩饭呢！”

“他们帮我们盖房、挑水、推磨、扫地，不怕脏，不怕累，都是好人。”

“他们是老师，为什么又不去教书呢？”……

这些同志急着开展工作，开始与彝家讲翻身的道理。讲啊，在火塘边讲，在地坎边讲，在林荫中讲。他们讲得口干舌燥，可是引不起人们的注意，群众一时还听不进去，想不到一起。

彝家第一次听到“翻身做主”这个名词，说死说活，他们是不相信的，特别是罗吉来帮彝家翻身，那更是九十九个不相信。

做父母的告诫子女不要上当。

冷淡，到处是冷淡。少数同志灰心失意，加上生活上艰苦，饮牛尿塘水，啃包谷棒，吃荞疙瘩饭，个别的人产生了动摇。

没有不经磨炼而发光的燧石，没有天生的革命者。现实就是这样考验人，锻炼人。

党组织号召同志们脱下汉族的服装，穿上阿细的麻布衣，学习阿细的语言。

在学语言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风俗习惯、地主官家、兵粮租债等等，一一用笔记下，死啃硬背。没有多久，终于找到打开心灵的钥匙，有了交流感情的媒介。

阿细人再不叫他们“老师”了，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同志”。

革命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只有培养本民族的骨干，才能带领群众用自己的脚走路。县工委派人，对几个在阿细人中有影

响的人物做了工作，如杨治廷、何丕文等人，使他们接受了党的教育，挺身而出，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他们讲的话，群众听得懂，信得过。革命的真理象春风吹醒了万物，整个西山沸腾起来了。

真理武装了阿细人，阿细人把心交给了党。干革命要牺牲，要抛妻别子，要倾家荡产，要忍受难于忍受的折磨，这一切，他们都考虑过了。“彝家不走回头路，刀山火海也不顾”。

西山人民把枪擦亮了，把砍刀磨快了，把梭镖磨尖了，把一切能武装的东西都拿起来了，到处一片歌声：

金凤子（那个）开红花，

一开开在穷人家，

穷人家，要翻身，

世道才象话。……

一股地下“岩浆”在运动着，“火山”就要爆发了。

阿细的好儿子杨治廷

忽然而归

八年抗战，我们祖国承受了巨大的灾难。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的鞭炮声刚刚响过，蒋介石就积极准备内战，他首先是调整内部统治，消灭各种非嫡系的地方势力。云南的龙云，早就拥兵割据，有些“抗上”。于是，蒋介石把龙云列为消灭的对象之一。他再也用不着维持那个“干亲家”的关系了。

一个调虎离山的计策，滇军被调到越南去受降。前面刚

走，后面中央军第五军乘隙进攻五华山。炮弹在正义路爆炸，火焰在光华街燃烧，云南三迤在动荡中。

杨治廷当时在护卫旅警卫营当连长，他豁出命死守了三天三夜。后来，龙与蒋妥协谈判，达成交易，各自收兵。治廷很气愤，他改了装，领着爱人两手空空逃回家乡来了。

弥勒西山阿基邑一个贫农家庭，两间草房，门口柿子树上挂着五、六串包谷；进门左边是一个终年不熄的火塘，上面挂根链条，下面支个三角架，屋子里被烟火熏得油淋淋的；床上一件棕衣，半卷草席，墙角几个瓦罐。所有摆设，一眼就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杨治廷的家。

治廷回家的消息风一样传开了，亲友们都来看望他。屋里屋外挤满了人，乡亲们问这问那，非常热闹。当治廷讲到省城的消息，他气得脖子上的青筋鼓起，说话的声音也结结巴巴：“不行了！咱——咱彝家有谁——有谁会来救我们？”他一五一十讲了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情况。他痛恨蒋介石，直呼他的名字，但对龙云还习惯地称龙主席。

治廷回家是两袖清风，为了吃饭，他不得不每天和那个昭通要来的汉族妻子去扶犁、挑柴，干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

村里的人看不过意，都来帮助他。治廷和群众在劳动中重建了深厚的阶级感情。田头地角，大家向他倾诉许多苦难和忧虑。他朦胧中考虑到：这苦难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彝家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他又是苦恼，又是迷茫。

当 军 事 教 官

弥勒地下党要在县立中学培养一批懂军事的学生，准备搞武装起义。经研究，利用“合法”关系，聘请杨治廷到校

中当军事教官。

治廷和妻子来到学校。

学生们见这个新来的教官，穿一件旧军衣，一条旧马裤，脚上一双布鞋，走路挺着胸脯，都在背后议论：“嘿！旧军官，国民党的人！”

这个“旧军官”上起军事课来，确是老一套。他一本正经地发着口令，如果哪个学生捣蛋，他马上就严厉地斥责：

“这——这叫什么军训？军训就要象军人一样，吊儿郎当还行？！不严格要求，在平时是少爷兵，上战场是俘虏兵，炮火下就当送死兵！”他不允许任何人不按他的口令行动。对那些从未经过锻炼的男女青年更为严格，他甚至把他们拉出来亮相出丑。

尽管同学们对军训不那么感兴趣，但对杨教官一视同仁的教学态度以及他那种负责精神，还是很尊敬的。不到一个月，他手下这支“队伍”已经象个样子了。

杨治廷来到弥勒中学，当时在中学图书馆工作的地下党负责人马士金同志就有意识地接近他、了解他、帮助他。

一天，士金向治廷谈起政治上的话题，他说：“老杨呀，要想有鼻家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出路，只有团结起来，同心合力，坚决斗争，才能抵制官家、地主的欺压。”

治廷惊异地看了士金一眼，摇摇头：“不行哪！连龙主席也顶不住！”

马士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蒋、龙这样一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分析，他告诉杨：“我们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革命的路，才能自己解放自己。”他拍拍杨的肩膀：“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闹起来了，闹了三十多年，队伍

越滚越多，势力越来越大，现在已闹出了大片解放区。不是不行，而是准行！”马士金是个青年，没有工作经验，他一下子就亮出了自己的底细。治廷边听边想：龙云有那么多部队和枪枝，又有个法国撑腰，在云南经营了二十多年，他还顶不住蒋介石，人民赤手空拳，哪会“准行”呢？这些想法，他没有说出来，对马士金的话，也不表示态度。

多少事情，在杨治廷心中是个谜，思想苦恼，他就借酒消愁，醉了，他就独自跑到大森林中唱他在护卫旅的一支流行歌曲：

彝家不消愁，快来耍龙头；

龙头耍得好，彝家得个宝。……

这时他接近了几个地下县委同志，如饥如渴地向他们寻求真理。慢慢地治廷脸上的忧愁逐渐消逝了，当亲友们再来向他叙苦情时，他握紧两个拳头说：“咱阿细人是硬汉，我们哭给谁听？谁又会来同情我们？来，让大三弦来吐一吐怨气吧！”

治廷的精神上有了支柱，对生活也有了乐趣。他教妻子说阿细话，把她打扮成阿细姑娘，用翠竹给她精雕了一只口弦，还系上了丝线的红坠。他俩倒象是才恋爱似的，只见治廷穿上麻布衣，背上大三弦，和妻子手拉手来到月光下，在篝火旁跟全村男女青年跳起来了，唱起来了：

大雨如瓢泼，

要哭就哭个够哟！

大树顶天立，

要活就站着活哟！

盘江滚滚流，

要笑就笑个够哟！

冬天霜雪恶，

要暖就自己烧起火哟！

组织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决定公开告诉他教军训的政治目的，并由马士金发展他加入党组织。杨治廷相信了共产党是救彝家的贴心人，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领袖，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

一天夜里，治廷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妻子问他为什么这样高兴，他因为要保密，笑着说：“你早就想说吃酸的，我俩的爱情要结果实了，怎不高兴？”妻子脸上一阵红晕，发出会心的微笑。

午夜后，治廷轻脚轻手下了床。他给熟睡的妻子拉拉被子，蹑手蹑脚点亮腊烛，伏在桌子上写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上接连写了几个“准行”，他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一九四七年夏季，杨治廷入了党。从此，他教军训就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不只是“稍息”、“立正”的口令，还进行瞄准、射击训练。有一次，他教一个姓伏的同学用火药枪对准一只乌鸦射击，伏闭着眼睛，“砰”！乌鸦突突地飞走了。治廷笑了笑：“胆小鬼，要是你对准蒋——不，你是瞄准一只狼，它就会扑过来把你撕吃了！”姓伏的脸红了。治廷拿过枪来示范，没过半小时，打下十几只斑鸠。同学们都敬佩他高超的射击本领。

学校里有个绰号叫红脖子蛇的特务李质安，长着一双细眼，伸着通红的脖子，东张西望，到处打探。杨治廷为了避开他的监视，经常到坟地里、半山坡去活动。他除了教学生

刺杀射击外，还进行攻守的演习。这一来，同学们对军训课感兴趣了。弥勒护城河边，可以看到一支迈着雄健步伐操来操去的学生队伍，有时还听到他们宏亮的歌声：

这年头，怎么得了！
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
街头茅房到处有，
垃圾堆里也找得到……

搞 枪 枝 去

一九四七年九月，治廷在弥勒中学当教官时，弥勒地下党决定利用在西山阿雨龙村举行摔跤比赛的机会召开一个村民代表大会，商量抗征大事。这个大会开得很热烈，约有两百多位代表参加。

大会主席童绍尧用许多生动具体的事例，讲了各族人民在三座大山重压下承受的苦难，讲得大家痛哭流涕。

大会主席又列举了官家、地主的种种罪恶统治，讲得大家怒火万丈。

大会主席又讲了共产党领导翻身的政策，讲了反三征的主张，讲了种大烟买枪枝、干革命的重要意义，讲得大家情绪激昂。

接着石门坎、马龙等村的代表相继在会上发了言。他们说：“阿细人跟共产党跟定了，头掉了只有碗大个疤，难道在水里还怕雨淋？在炉塘里还怕烟熏？饿死也是死，拼死也是死，鸡死也要蹬蹬脚呢！胆小的就是臭狗屎，咱阿细人就要干在前头，一不做，二不休，干就干到底！”

他们的话获得满场子雷鸣般的掌声。

从昆明来的二十多个大学生，借阿雨龙村大会的东风，

到处发动群众，组织起许多小股民兵队伍——它是阿细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队伍。这些同志根据这次大会的讲话精神，在歌词上加了几段新的内容：

刀把子要自己握

鸡死也要蹬蹬脚哟！

水里不怕雨水泼

干革命才能活哟！

蓬柴烧起万丈火，

独柴就烧不着哟！

高山石头滚下坡

不干到底心不落哟！

一九四七年冬，当烟苗出土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下令铲烟。党提出“武装护烟”的战斗号召，马上变成了彝家的行动。大家举起枪刀，站岗放哨，锄奸除恶，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

地下党组织决定让杨治廷上山。恰恰在这时，妻子生了个小女孩，他不可能把她带上山去。即将离别的前夕，治廷因投身革命而心潮沸腾，又为有个女孩而分外高兴。他没有向妻子讲自己上山的任务，只说他有事回家一转。妻子笑着说：“应该给姑娘取个好听的名字。”治廷不爱风花雪月的东西，他首先想到的是西山苍翠的青松，于是他给她取了个“树华”的名字。治廷问：“好听不好听？”妻子亲着姑娘的小脸蛋：“树华，妈的小树华，爸爸给你取了一个翠绿的名字，只有大树才会华荫日盖呢！”妻子巧妙的解释也许超出了治廷的意境。

还在一九四五年，弥勒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安插

党员宋文甫到竹园去当“镇长”。现在武装斗争时机已经成熟。祁山同志到弥勒作了部署，暗暗派一些阿细伙子到竹园去当“镇丁”。宋文甫毅然行动，拖出四十多枝步枪，两挺轻机枪，悄悄上了“梁山”。接着，县自卫队长昂天学在张冲的影响下，也拖出十多枝外造枪，一挺半重式机枪，一挺轻机枪。县常备队俞汉三跟着又拖出十二枝中正式步枪，一挺轻机枪，径直投奔杨治廷。

这些起义，把县官蒋子孝吓得打颤了，他即刻向他的顶头上司挂了加急电话。他们也作着反革命的部署了，只是他们迟了，再也无法熄灭弥勒西山的怒火。

弥勒地下党掌握了这批武器，又组成了阿细的基干民兵五百六十多人。这支部队由杨治廷负责，在马龙进行军事训练。弥勒中学的一批学生也上了山，他们在队伍中当政治战士。

彝家人看到自己的队伍，劲头更足了，信心更强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一个伪乡长鲁国强带着几十个喽啰到小芹田强行铲烟。党在西山的领导小组收到鸡毛信，立即组织一个小分队直奔小芹田，把鲁国强打得人仰马翻，活捉了另一个恶霸杨兆琪。

旗开得胜，大家喜气洋洋转回马龙。

午街铺战斗

一九四八年前夕，几个在旧城的青年由于经验不足，过早暴露了行动，占领了旧城镇公所，处决了伪镇长，震惊了敌人。为扑灭这点星火，敌人派兵来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援旧城地区斗争，西、圭山才拉起了武装。当保安团开往泸西时，其中有一个连驻午街铺。杨治廷就向县工委请

战，县领导作了研究，认为敌人立脚未稳，合围未拢，星夜奔袭，吃掉午街铺一个连，就可以打烂他们全盘的“围剿”计划；另外民盟准备在泸西旧城搞武装暴动，我方出击，也是对他们的支持。于是同意了杨治廷的请战。

大年初二，杨治廷向战士们作了动员，个个磨拳擦掌。就在这天早上煮饭的时候，饭夹生了，少数有迷信思想的人说：“这个兆头不吉利，不能去！”治廷一听火了，他说：

“我们的革命队伍不是由上天来指挥，我们是怀着对敌人的仇恨才去决战的。”他攥起拳头：“我杨治廷在前，敌人的子弹会长眼睛，我们的子弹也不是瞎子！”他又解释说：

“今早的饭夹生了，是同志们急着出发，急着打仗，等不得饭熟就揭了锅盖，这有什么不吉利的？”

战士们听了，连连点头。

当天夜里，游击队迁回到午街铺。治廷看了地形，他把部队分成三路，一路从正面进攻，两路从侧面包抄；另外还布置了打援的，还留下了一个预备队。这是一个攻坚的阵势。

大年初三，当东方发白，一颗信号弹划破长空，三路兵马出发了。

“咯咯咯咯”，敌人从梦中惊醒，抓住机枪乱射。

正在冲杀中，敌人一挺重机枪压住了我方的攻势。杨治廷大喝一声：“冲！把那支烂吹火筒搞掉！”他提着冲锋枪正要带头冲。忽然，一颗子弹射穿他的大腿，他失去了重心，倒下了。战士们为了救他，受到了一些伤亡。治廷看到眼里，仇恨的火焰燃烧着，只见他顺地一滚，找到块石头隐蔽，继续向敌人射击。敌人的那挺重机枪被打哑了，但接着又有更

多的机枪疯狂地扫射过来。治廷为减少部队的伤亡，他大叫道：“撤！快撤退！”战士们哪里肯撤。治廷摇手，止不住；下令，禁不住。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他把冲锋枪口调了回来：“谁再上，我敲了他！”其他的同志明白治廷的意思，指挥着部队撤下来了。在撤退中，治廷一个人掩护。

游击队交战的对方，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由于侦察不明，碰了硬钉子。这一战，在战术上是失败了，但在政治上却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云南武装斗争的枪声终于打响了。

杨治廷在昏迷中被俘了。

事后，有人责难治廷，说他为什么不乘黑夜去摸营，发动突然袭击；说他为什么大喊大叫去冲杀，这等于给敌人送了信；说他作为一个指挥员，不该横冲直闯，使整个部队失去指挥。这些指责是没有理由的。那时，都是些打仗的外行，根本不懂什么游击战。治廷仇恨国民党，加之头天有个“不祥之兆”，叫他怎不带头冲杀呢？但当他发现受挫折时，当机立断，以自己的生命掩护部队撤退，这不失他英雄本色。

在 审 讯 中

伪专员杨立德坐镇弥勒，亲自审问杨治廷。他也斜着一双三角眼问：“你，你就是杨治廷吗？你不安分守纪当教官，还想造反？”

治廷炯炯的目光象剑一样射到杨立德身上，忿怒得又有些结了：“安分？守纪？那就——就是当你们碗里的下酒菜。可是阿细人生来就是硬骨头，不是那种人。”

“哈哈哈哈哈”，伪专员狂笑一阵：“你们能成功吗？你